

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 李霁菲 译

睡美人

Sleeping

Beauty

Ross Macdonald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睡美人

Sleeping Beauty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

李霁菲 译

SLEEPING BEAUTY
ROSS MACDONALD

Copyright © 1973 by Ross Macdonald. Copyright © renewed 2001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6 NEW STAR PUBLISHER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睡美人 / (美) 麦克唐纳著; 李霁菲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133-1558-6

I. ①睡… II. ①麦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1943 号



睡美人

(美) 罗斯·麦克唐纳 著; 李霁菲 译

责任编辑: 王欢

特约编辑: 王跃嵩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@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0.125

字数: 147千字

版次: 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1558-6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

一个星期三的下午，我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马萨特兰^①回家。快到洛杉矶的时候，飞机降到海面上方在低空飞行，我得以目睹石油泄漏的情况。

太平洋角附近的海面上，原油漂得到处都是，面积有好几平方英里。海上迎风矗立着一座石油钻井平台，仿佛一把短剑的金属剑柄，短剑戳得地球直往外冒黑血。

一个男乘务员从过道的另一头一路走过来，确保大家已经做好降落的准备。我问他海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他张开双臂，一耸肩，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——典型的美国白人。

“星期一的时候井喷了。”他屈身，望向机翼的下面。“今天比昨天还要严重。系好安全带，先生，飞机将在五分钟后降落。”

我在国际机场买了一份报纸，石油泄漏事件上了头版新闻：钻井平台隶属一家石油公司，公司的副总裁叫杰克·伦诺克斯。他预计，石油泄漏的情况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得到控制。照片上的杰克·伦诺克斯是个相貌堂堂的男人。至于他的话是真是假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^①墨西哥西部一港口城市。

西海岸一线有几个地方我特别喜欢，太平洋角算一个……我走出机场去停车场取车。一路上，即将漂到海滩上的浮油在我脑中挥散不去，就像一股低气压似的。

我住的地方在西洛杉矶的方向，不过我没往那边走，而是拐到南边的路上，沿海岸线往太平洋角去了。当我到住处时已经斜阳西下了。我站在港口的山坡上往下看，浮油蔓延在海面上，如未央的夜。

浮油到岸边大概有一千码的距离，早就跨过了深褐色巨藻丛组成的天然近海屏障。海上剩下的一些工作船，正来来回回地向浮油的边缘喷洒化学制剂。港口的进口拉起来一长串白色的塑料水栅，一群海鸥盘旋在正上方，像一堆白色的塑料。

我下了山，沿公共海滩行至沙角，这里是港口外围的一段。离海水很近的地方站了不少人，妇人和姑娘居多。那些人正对着大海，仿佛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，又仿佛他们已经被困在末日之中，不得动弹。

海浪无力地拍打着岸边，一只尖嘴的黑鸟在浪里扑腾着。那只鸟有一对橙红色的眼睛，有如怒火在烧。它满身都是石油，以致我一开始没看出来它是只北美鸕鹚。

一个穿白衬衫白长裤的女人蹚进齐股深的海水，救起小鸟，然后托住它的脑袋，好让自己不被啄到。这个有着健美身材的年轻女人向我走近，她有一双乌黑的眸子，眼神像那只鸟的眼神一样愤怒。她那纤细的双脚在潮湿的沙滩上留下一串美丽的印迹。

我问她打算怎么处理这只鸟。

“带它回家，给它洗干净。”

“恐怕它挺不过去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不过，也许我能让它活下来。”

她走开了，手里捧着扑腾个不停的黑色小家伙，把它靠在自己的白衬衣上。我踩着优雅的她脚印，跟在她后面。被她发现后，她转过身盯着我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应该道歉，刚才并不是想让你泄气。”

“别在意，”她说，“鸟一旦沾上石油，确实活不了几只。但是在圣巴巴拉^①的那次漏油事件中，我救活了几只。”

“你肯定是个相当不错的鸟类专家。”

“为了保护自己，我是快成鸟类专家了。我家做石油生意。”

她朝钻井平台歪了一下脑袋，向我示意，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目送她急匆匆地往南边去了，她捧着受伤的鸟，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。

我跟着她，一直到港口南面边界的码头上才停下来。一艘工作船放开码头的水栅，好让其他船入港。所有的船靠着码头排开，一一系泊。

这时风向变了，空气中有一股石油的气味，就像是什么东西死了，味道久散不去。

码头上有家餐馆，屋顶的霓虹灯招牌上亮着布兰奇海鲜餐馆几个字。我正饥肠辘辘，便向它走过去。在这栋外形不规矩的房子的另一边，地上堆满了化工桶、机械装置和一摞摞油井套管。栈桥上陆续有人从几艘工作船上走下来。

我走到一个中年杂工跟前，向他打听漏油的情况。他头戴红色安全帽，脸被太阳晒得皴裂，说道：“这个我们可不能说，公司负责

^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湾于1969年1月发生井喷事件。

发言。”

“伦诺克斯公司？”

“我看是叫这个名字。”

我们的对话被一个健壮的工头助手打断了，他的衣服上、牛仔靴上全是黑色的石油。

“你是记者？”

“不，我就是个市民。”

他怀疑地打量我。“本地的？”

“洛杉矶。”

“你不该来这儿。”

他用肚子轻轻把我撞开，旁人见状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。这群人看上去很粗野，每一个都累得垂头丧气。周围只要有一丁点风吹草动，他们就会冲上去发泄一番。

我朝餐馆走回来。一个渔民模样的男人待在房子的角上，头戴一顶螺纹毛线帽，毛茸茸的脸上有双青春的眼睛。

“别招惹他们。”他说。

“我没想。”

“他们中间有一半人是从得克萨斯来的，得克萨斯的内陆。他们觉得海水是件麻烦事，因为那玩意儿一桶也卖不了两三个美元。他们看重没了多少石油，至于海里的动物和镇上的人，他们才没兴趣呢。”

“油还在漏吗？”

“可不是嘛。他们一开始以为，星期一就能把漏油堵住，也就是井喷的当天。起先，油井轰轰地响，裹着泥浆和碳氢化合物往天上喷，足有一百英尺高。他们把钻柱留在钻井里，还封上了全封闭闸板，

以为这样就能堵住了。主井筒倒是不漏了，可是平台周围漏出的油混着海水和气体烧开了锅。”

“听上去，你是目击者。”

年轻人眨了眨眼，又点了点头。“确实是。我开船带一个记者去过那里——一家本地报纸的男记者，叫威尔伯·考克斯。我们到那儿的时候，他们正撤离钻井平台，因为极有可能会着火。”

“死人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先生。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。”他被头发挡住的眼睛眯起来看着我。“你是记者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只是关心一下。引起井喷的原因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的大拇指指了指天上，又指了指大海。“流传着好几个说法，劣质套管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钻井里的结构有问题，里面的东西都酥了。这就像是在蛋糕里钻个洞，然后往里面灌水。他们就不该在那儿钻井。”

工作船上下来的石油工人从我身边经过，像一群掉队的残兵败将。渔民胡子下的牙齿闪闪发亮，他向工人们敬了个讽刺的礼。工人们则向渔民投以同情的目光，像是在说，这是个不懂轻重缓急的疯子。

我走进餐馆。酒吧里声音嘈杂，欢愉和悲伤两种情绪拧在一起，与之对比的是就餐区的冷冷清清。就餐区是按照陆地航海风格装潢的，窗户都做成了舷窗的样子。

收款台前面，两个男人在等着付账。我之所以留意到他们，原因是很难将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：一个年轻人，一个颤巍巍的老叟，但他们不像父子俩，甚至不像来自同一个星球的人。

那个老人头上没有几根毛，却有一道骇人的伤疤，延伸到半边

脸颊上，周围的皮肤皱巴巴的。他穿的是一身灰色粗花呢套装，像是找裁缝做的，但是套在他瘦小干枯的身体上，几乎都看不见人了。我猜测衣服是为另一个男人裁制的，也可能是在他年轻力壮时做的。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合时宜。

年轻的男人下身穿了一条李维斯牛仔裤，上身套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，显得肩膀很宽，但也衬得脑袋显小。他发现我在看他，于是也看着我。从他的眼神里，我想起自己认识的一些倒霉蛋。他们习惯躲在加固的窗户后窥探世界，窗户可以把其他人隔在外面。

一个穿橙色连衣裙、身材壮实的金发女人收了他们的钱，塞进收银机里。账是年轻的男人付的，所以找零归他。穿粗花呢套装的男人抓着年轻男人的胳膊，就像盲人或是不能自理的人抓着自己的护士。

金发女人替他们打开门，然后用手指向海滩南边，似乎在回答他们的问题。

她把菜单递过来时，我打听起他们的来路。

“我过去从来没见过那两个人，他们肯定是游客——完全不认识这里的路。近两天，我们这儿来了好多游客。”她提防地看着我。“你看着面生，该不会是他们找来解决漏油的人吧？”

“不是，我也是游客。”

“噢，你来对地方了。”她霸气十足地环视四下。“我叫布兰奇，免得你好奇我叫什么。喝点儿什么吗？我一向给客人上双份儿的酒，这是我的成功秘诀。”

我先点了一杯波旁威士忌加冰，然后犯了个错误——点了一道鱼菜——吃起来有一股石油味。我只吃了一半，便离开了餐馆。

2

从餐馆出来之后，浪花拍得更凶了，真叫人担心浪花和浮油卷在一起。说不定到了明天，浮油就会漂到岸上。我决意离开此地，顺着海岸向南行——恰好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着鸟儿离去的方向。

落日把天空映得火红，余晖泼洒在海面上。而后天色渐晚，变成了一抹不均匀的暗灰。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巨大的山洞之中，天空就是洞顶，四周有暗火燃烧。

行至一隅，身旁兀地拔起一座峭壁，海滩向大海伸出去一块。海面上还有一些冲浪的人，正等着天黑前的最后一波大浪。

我眼瞧着一个大浪从黑魑魑的海中腾起，卷起大半冲浪者。一只鸬鹚刚好掠过水面，像是给当天的冲浪活动画上了句号。

往前再走大约半英里，夹在海浪和峭壁间的路愈发局促起来，身旁的峭壁足有五六十英尺高，一道道高低不平的小路和危险的木质阶梯蜿蜒直达顶上的房屋。

我在心里跟自己说：千万别赶上涨潮。然而夜幕在降临，海面在上升，二者即将融为一体。

正前方几百码的峭壁之下，一堆巨大的岩石堵住了去路，我打算走到那儿就返回。黯淡的光线下，眼前的景象活像地狱之门，叫

人莫名地忧心忡忡。

巨石间卡住一个白色的物体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个女人。间歇的海浪声中，我听到她在哭。我刚想看清她的模样，她就扭过头去了。

我走近她，她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像个不知道从何处落下的物体，嵌在了石头间的缝隙中。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她的喉咙哽塞，仿佛眼泪被吞进了肚子。她转过脸去，答道：“没有，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“鸟儿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它死了。”她的声音变尖。“你高兴啦？”

“我没有那么容易就高兴。你不觉得，应该挑个更好的地方坐吗？”

她先是不理睬我，过了一阵才慢慢转过头来。深深的暮色中，她湿润的双眸熠熠。

“我就想坐在这儿。但愿潮水能把我带走。”

“就因为死了一只鸟？要死的鸟可多着呢！”

“请你不要一直说死呀死的！”她奋力从石头间站起身。“你到底是谁？有人派你来找我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

“你跟踪我来着？”

“不完全是这样，我刚才在散步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大浪涌过来，拍在了岩石上，冰冷的浪花飞溅到脸上。“你不觉得咱们最好离开这儿吗？”

她急匆匆扫视了四下，往前迈上一步，然后抬头盯住峭壁上的一栋房子——房子的一部分是悬空的，看上去摇摇欲坠。“我不知道

去哪儿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就住在附近呢。”

“不是的。”她沉默片刻。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洛杉矶，西洛杉矶。”

她的目光移开，似乎心意已决。“我也是。”

我不大相信会有这种巧合，不过无意点破，倒想看看她接下来会怎么说。我问她：“你有车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
她二话不说跟了过来。她告诉我，她叫劳雷尔·拉索——汤姆·拉索太太。我说我的名字是卢·阿彻。照眼下的情形，我打算先不把自己私家侦探的身份亮出来。

快走到海滩向外伸出的地方时，浪花冲了过来，没过了脚面，也把水中最后一个冲浪者送到了海滩上。他走进旁边的一个山洞里，加入自己的同伴之中。那些人蹲坐在一个浮木点燃的火堆周围，火光衬着他们那涂了油的脸和锃亮的身体。他们看上去像是已将自己放逐于文明社会之外，无欲无求了。

海滩上还有人没走，或在窃窃私语，或安静地等待着。我们俩走过去，在黄昏里站了片刻。海面就像望远镜的镜片一样，可以把光线聚集起来，让大海无论何时都不会被黑暗笼罩。

她和我站得很近，近得我的脖颈都能感到她的气息。然而我却觉得她似在千里之外，远得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。她似乎与我心有灵犀，于是用冰凉的手握住了我的手。

码头上，刚才在布兰奇餐馆见过的那个宽肩膀、穿黑色毛衣的年轻人又出现了。他蹦到沙滩上，径直朝我们俩走过来。他的腿脚

不太灵便，动作僵硬，就像刚被激活了开关的机器人似的。

他气势汹汹地看着在我旁边的她。她见状转身就走，拽着我往马路上去了。她如同一个惊慌失措的孩子，手抖个不停。回头一看，他还站在原地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俩离去。

路灯下，我好好看了看她的模样——她彻底怔住了，眼神惊恐万分。坐进车里，我依然能嗅到她的恐惧感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我不认识，真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怕他？”

“我就是害怕，没别的。这个问题，咱们能不能到此为止？”

“他不是汤姆·拉索吧，是吗？你丈夫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她的身体在颤抖。我从后备厢里找出一件旧雨衣，给她披上。她看都不看我，对我也没有任何表示。

我驾车从支路进入高速公路，往北去的一路上车不多。另一侧，从洛杉矶方向过来的车堵在了一起，串成一线的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，就好像地上被凿开了一个洞，整个城市的光都从地底下射了出来。

3

一路上，她一言不发。我不忍心打扰她，只是偶尔地瞟她一眼。她的表情一忽从悲伤变为恐惧，一忽又从惊愕变为冷漠。我在琢磨是什么让她的情绪起伏不定，还是我被车灯晃得出现了幻觉。

到了一个岔路口，我朝西洛杉矶的方向开去，离开了高速公路。

她小声地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我：“你住在哪里，先生？我该怎么称呼你？”她已经把我的名字给忘了。

“阿彻，”我说道，“我有间公寓，离这里也就几个街区。”

“我去你的公寓给我丈夫打个电话，你不会太介意吧？他不是等等我回家，我最近住在亲戚家。”

照理说，我应该先问“你丈夫住在什么地方”，然后开车送她回去。然而，我还是把她带回我住的地方了。

她身披我的旧雨衣，赤脚站在客厅里，像到了贫民窟似的打量起四周——这种大大咧咧的举止可真叫人纳闷，她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——估摸是个阔人家，没准是暴发户。

我指给她写字台上的电话，然后去卧室打开手提行李。回到客厅时，她在电话边上缩成一团，听筒塞在头发里，像是把她脑袋里的血抽干的手术设备。

等她轻轻挂上电话，我才明白过来，电话早就断了。她把头埋在胳膊里，头发如同一片浓重的阴影，在写字台上散开。

我站在原地看着她，无意过问，也许我只是不想替她分担。她看上去很苦恼，而且对此毫不掩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脸像面具似的，没有任何表情。“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旁边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有件事我得说抱歉——汤姆不来接我了。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，刚才接电话的是她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住在亲戚家吗？他们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她扫视了一下客厅，似乎自己在生活中的选择余地小了许多。

“你说过自己有家，家里人做石油生意。”

“你肯定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被你这么问来问去的，我觉得很累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别再问了。”她的情绪像摇动的钟摆，从被伤害过渡到对别人施加伤害。“你好像很怕和我共处一室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这儿过夜。”

“和你一起？”

“你可以睡卧室。这个大沙发打开就是张床。”

“需要我付出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用。”

“我看上去是那么容易上当的人吗？”

她站起身，丢下我的雨衣——是在拒绝我，同时无意间向我展示了身体：饱满的胸部——小鸟在衣服上留下了印记，纤细的腰，圆润的臀部和结实的大腿，优雅的双脚在地毯上落下沙子。

我用余光瞥见镜中的自己——一个利益至上的中年男人。的确，如果她又老又丑，我不可能把她带到家里来。而她并非如此，尽管她闷闷不乐、神情忧郁，她的脸上仍有种阴郁的美。

“我不图你什么。”我同时在问自己，是否对她说了实话。

“人总有所图，别骗自己。我真不该跟你来这儿。”她像个到了陌生地方的孩子，四下张望。“我不喜欢这里。”

“你来去自由，拉索太太。”

突然间，她哭了起来，如珠的泪滴顺着脸蛋往下滑。不知是出于内疚还是情欲，我向她的肩膀伸出双手。她立刻向后退，身体不停地打战。

“坐下。”我说，“你尽管留下来，没人会伤害你。”

然而，她并不相信我的话。我想，她被深深伤害过，受伤的程度之深有如那只回天无力的鸟。她摸了一下自己忧伤的脸蛋，问道：“我能在哪里洗把脸？”

我指给她卫生间的门。她进去，在身后重重地关上门，然后在里面待了很久。出来之后，她像偷偷喝了酒的酒鬼，眼睛清亮了，身板也挺直了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你身上有钱吗？”

“我去的地方不用钱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的声音尖厉，惹得她发作了：“你是想让我给你车钱吗？还有，我正在呼吸你家里值钱的空气！”

“你这是想找人吵架。为什么非要挑衅？”

她把我的话当作逐客令，于是猛地拉开大门，离开了我的公寓。

我特别想追上去，可是止步于信箱前。我坐在写字台前，浏览起在这一周的假期里堆积的信件。

大部分的信是付给我的钞票。其中有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，是个男人寄给我的。我在伊斯拉维斯塔的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他儿子，他当时正跟五个小青年住在一起。因为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我才得到了去马萨特兰的机会。还有一封信是个囚犯寄来的，他被关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。他说自己是无辜的，希望我能帮他证明。他在信尾附言：“就算我有罪，他们为什么还不能放了我？我已经是个老头儿了，不会再伤害任何人。他们放了我，我能有什么危害？”

就像连线中的长途电话，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串串令人费解的联系。我站起来，差点碰翻了椅子。走进卫生间，发现药柜的门敞开着。药柜里原来有一小瓶宁比泰^①，我上次吃完药，瓶里还剩三四十粒。现在，药瓶不见了。

①巴比妥酸盐，一类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。